

公孙梦 著

降魔金剛杵
(中)

蓝天出版社

第六回 人贵相知

“但小妹决不愿毁了自己……”

东野焜忙接口道：“对对对，使不得使不得，妹妹千万别答应！”

“可这由不得小妹，婆婆的令谕不得违反，否则小妹会被处死！”

东野焜瞪大了眼，急得话也说不出，只呐呐道：“这便如何是好……”

“婆婆限令妹妹三个月内完姻，幸得羊前辈等人说情，宽限半年……”

“岂有此理！她凭什么逼人婚嫁，妹妹，跟愚兄走吧，万千河山，自有我们容身之地！”东野焜怒火爆发，横眉竖眼。

凌晓玉终于等到了这句话，芳心一时大慰，柔声道：“焜哥，这事小妹也想过，但不管我们躲到哪儿，婆婆都不会饶过我们，她会下令各地州府县府钦探捕快捉拿我们，大内高手也将查访我们踪迹，我们永世不得安生！焜哥，你将无一天安宁日子，食不甘味，夜不能寝，终日东躲西藏，如丧家之犬……”

东野焜怒道：“她敢！不管大内高手也罢，钦探捕快也

罢，只要敢找上门来，我就叫他有去无回！玉妹你不必担忧……”

凌晓玉从未见过东野焜如此愤怒的模样，只见他疾言厉色，咄咄逼人，自有一番威仪，叫人不敢正视，如此伟丈夫，顶天立地，敢做敢为，不正是她最好的依靠么？

她高兴得流出了泪：“焜哥，你为妹妹不怕挺而走险么？你会不会后悔……”

东野焜腾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，吓了凌晓玉一跳，只见他向一株碗口粗的树一肘扫去，“喀喳”一声，拦腰击断，上半截带着枝叶“喇”地飞出去两三丈外，然后对她叫道：

“玉妹，我东野焜今日若有后悔之日，定叫天打五雷轰，惨遭横死，落不下一个全身！”

凌晓玉欲阻止他立誓已经不及，激动无比地扑了上去，一头扎在东野焜怀里，泪水如泉，涌流不止，把东野焜惊得直问她为何伤心。

“别管我，哥哥，妹妹太高兴啦……”

东野焜情不自禁两手抱搂着她的双肩，心中涌起阵阵暖流，说不出的一腔柔情蜜意……

凌晓玉已探知东野焜对自己的浓浓情意，当即下决心按自己的意愿走以后的路。

她听东野焜说：“玉妹，我们这就走吧，天涯海角任你去，愚兄形影相随！”

她赶紧收敛起缱绻柔情，轻轻推开东野焜，道：“坐下，妹妹还有话说。”

东野焜恋恋不舍望着她，但仍乖乖坐下。

“焜哥，现在不能走，有许多未了之事，只要焜哥与小妹同心，也不急在一时半时。”

“这……玉妹说得有理，金龙会肆虐江湖，岂能坐视不管，再说还有许多相知友人，也不能把他们抛到一边。”

“除此外，小妹还有最棘手的一件事，那就是小妹的爹娘身陷囹圄之中，小妹岂能不管！”

“啊哟，令尊令堂犯了何罪，竟然……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我五岁时父母遭难，师傅将我携至黄山抚养授艺，十年后师傅令我下山，对我说：‘玉儿，你已得为师一身绝技，再经历练，便鲜有对手，如今你该下山，直奔京师找一位前辈，今后你必须对她言听计从，不得违逆她的旨意。须知这位前辈非等闲之人，乃皇上效忠的钦探，你去后在她手下效力。’就这样我只身到了京师，找到了这位前辈，她告诉我说，你父母为朝廷犯官，本该问斩，经她力保，一直未处刑，你要忠心耿耿为皇上效力，只要有功，父母便可望出狱，否则你父母性命难保，我问婆婆父母究竟犯了何罪，她说这自然是谋反大罪，你要不是老身相救，交与你师傅去栽培，这世上还会有你么？小妹对父母的情形就知道这些，焜哥，我能丢下父母不管，自己逃往天涯海角去偷生么？”

东野焜叹口气道：“自然是不能，可婆婆限你半年内嫁与秦师兄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”

“焜哥不必担忧，小妹自有对策，只要焜哥不离开小妹，总有解脱之日。”

“愚兄追隨馬前鞍後，決不離開妹妹。”

“小妹好高興，這次探查復仇山莊，也為的是能和焜哥有個說話的機會……唔，嚴兄和如玉來了，該上路啦！”

東野焜回頭瞧去，嚴仁君宣如玉并轡而來，便舉手招呼：“嚴兄，我們在這兒呢？”

其實兩人早已看見，笑吟吟把馬勒住。

宣如玉笑道：“玉姐，你瞧這人多傻，他說他練的功夫是邪功，怕我瞧不起他。”

“下馬來歇口氣，是怎麼回事，講給我聽。”

宣如玉嚴仁君下馬來，到他二人身邊坐下，嚴仁君有些不自在，宣如玉卻嘻笑顏開。

她對嚴仁君說：“你自己講吧！”

嚴仁君道：“我小時隨母居住，也不知爹爹在何方，五歲開始習武，是我娘的師傅傳授，以後爹爹來了，又授我內功心法，但那時我已學會了師祖的玩藝兒，爹說是邪功，進展雖快但功底不堅實，要我再練他的功夫。”

凌曉玉笑道：“原來如此，嚴兄得高人授藝，怪不得身手這般高，其實功夫不分正邪，看你有了功夫後的行為決定你這人是正是邪。”

嚴仁君道：“多謝女俠指教！”

“啊嚨，不敢當，說閒話而已。”

坐了一會，說些閒話，這才起程。

四人兩對，心心相通，道不盡的綿綿情意，一路談笑風聲，其樂無窮。

傍晚，来到了省境小镇歇宿。

第二天，东野焜将三人带到了那片苍翠的林子里，穿过林子便是那座无人庄院。

可是，不对了，岗楼上有人走动，不是稻草人了，四人躲在树后探查。

不多时，庄院大门开了，一队武士列队出来，不下二百人，他们在丘陵地上散开，面对庄院操演起一路拳法，几个教头模样的人，走到行排之前，指点那些架式不对的人。

宣如玉道：“他们是复仇山庄的人么？”

东野焜道：“不知道，但这庄院不是他们的，说不定这伙人别有来历。”

晓玉道：“暂时扔下不管，我们去的是复仇山庄，能绕过去么？”

东野焜道：“认准方向，兴许绕得过去。”

他带头往西走，走出二十来丈又折向北，，按理说方向未变，该绕过了庄院，然后再走二里地就到了另一片树林，林子后就是山洞。可是东野焜并未走出第一片林子，他明明是沿林子边走的，林子却越来越深，他只好站下。

凌晓玉道：“再往前走一段，不对就往回走，总不会迷路吧。”

四人又走出三四十丈，林子依然稠密，已经迷路了。

四人站下四处查看，宣如玉指着西边方向道：“这里有个人踩出来的小道，从这儿走说不定会碰上人。”

凌晓玉道：“走吧，试试看。”

严仁君抢在头里开道，东野焜则退居最后押尾，凌晓玉和宣如玉相视一笑，有如意郎君呵护，心里不禁甜甜的。

由于每人都牵着一匹马，彼此拉开了距离鱼贯而行。

走着走着，严仁君忽然停下了。

宣如玉道：“喂，怎么不走了？”

严仁君道：“前面树上有人……”

话未完，“唰”一声，寒光一闪，有人从树上跃下，朝严仁君劈头一剑砍来，被他以短剑架住，道：“什么人……”

宣如玉一惊，扔了马缰绳，从侧里冲上去，对着来人手一扬，小球儿闪电般击出。

那人连忙闪过，大叫道：“师傅快来！”

严仁君道：“你何人？”

那人道：“这话该大爷问你，快说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，到此何为？”

宣如玉斥道：“你管得着？快走开让路！”

凌晓玉见是一个品貌端正的年青人，一身衣着颇为寒伧，像个农家子弟，便道：“这位兄台，我们入林迷路到此……”

年青人冷笑道：“你们明明是冲我师徒而来，又何必装模装样不敢承认……”

宣如玉道：“你才装模作样呢，我们走我们的路，与你何干，谁要冲着你来，不害臊！”

凌晓玉道：“我们有事，不与你争执，各走各的吧，你准是误会了。”

年青人喝道：“走？来了还想走，做梦！”

严仁君道：“你待如何？”

“乖乖跟我去见师傅去，听从发落！”

宣如玉大怒：“好大的口气，凭你也留得下我们，你也不去照照镜子，配么？”

那少年大怒，剑尖朝她一指：“就你最可恶，大爷先教训教训你！”说着便刺出一剑。

“当”一声，严仁君用短剑架住，道：“你这人怎么不讲理，有话好说……”

突然，那少年身后多了个老头，只听他沉喝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到此何为？”

众人看去，老人独臂独眼，一脸怒气。

严仁君道：“前辈，我等入林迷路，不料令徒突然出手攻击，这究竟是为何还请指教。”

少年道：“师傅，这林子从未有人来过，他们鬼鬼祟祟在此窥探，分明是冲我师徒而来，但他们却矢口否认，妄想狡辩！”

独眼老人道：“你们定是有为而来，如今我师徒已现身，你们该说出来意了。”

凌晓玉道：“我们要去嶒琊山方向，哪知入林迷了路，并非冲着二位而来，老人家误会了，只要指给我们方向，我们立刻便走。”

老人道：“你们是那庄院里的人么？”

“不是，我们正是为了避开庄院才迷路的。”

“庄院里的人是什么路数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一月前庄院里还没住人呢。”

“姑娘是什么人，能告知老朽么？”

“什么？他们都是娘们？”少年吃了一惊。

凌晓玉笑道：“有两位不是，你眼力太差，老爷子是武林人，听说过紫星红梅么？”

老儿点头：“知道，这可是一位匡正除邪的女巾帼，江湖上无人不知。”

“过奖，小女子便是紫星红梅！”

独眼老人神情惊讶：“原来是紫星红梅侠驾到此，请恕小老儿眼拙，得罪之处……”

“老人家千万别这么说，老人家形貌使我想起一位前辈来，一年前在杭州首富张家，为抗击一伙劫贼而丢失了一条左臂……”

老人睁大独眼，十分激动，道：“噢，女侠也知晓张家惨案么？”

“我当时也在杭州，只可惜事前不知道风声，事后才知道出了大事。”

“老朽正是皮怀志！”

“果然是皮老前辈，为何居此林中……”

“一言难尽，各位若不嫌弃，请到寒舍一叙，老朽今后也有借重各位之处，不知……”

凌晓玉道：“既蒙抬爱，我们就叨扰啦。”

皮怀志命徒弟：“还不头前领路？愣着干什么？这几位

都是稀客呀！”

少年满脸惊讶：“是是，徒儿领路。”

一行人沿森林走了四十来丈，林木渐疏，空地上盖有一木屋，这就是师徒俩栖身之处。

皮怀志请大家在屋外树墩就坐。

凌晓玉把杭州首富张仁富发生的惨案说给严仁君东野焜听，说秦玉雄也参与了此案。

皮怀志道：“女侠对此案的作案人也有了底么？不错，秦玉雄正是断老朽一臂的仇人？”

凌晓玉道：“原来老前辈已查访出仇人。”

皮怀志道：“是的，这说来话长，喏，小徒就是张家独子张彦礼，先引荐给各位。”

凌晓玉十分惊讶：“噢，闻说张家全家遭难，张公子得以逃生之事，外间并无传说。”

“说来也是万幸，出事那日，他恰好不在家，于上月监押货物去了洛阳。老朽那夜逃出后，不顾断臂之痛，昼夜兼程赶到洛阳找到了他，养了一个多月的伤，然后带他去寻找一些江湖朋友，把那夜交手经过告诉他们，打探对手究竟是个什么人。”

有人说，使九环刀的两人是黔北双煞董坤董雷。至于断我臂的小子，老夫就疑心他使的是风火刀法，当时张东家被杀，老夫不免分神，被其断了一臂。以后听说风火刀王秦玉雄做了当朝宰相的义子，这使老朽大为迷惑，判定不是他干的，也许赵鹤不止教出一个徒弟，相爷义子能劫财杀人

么？但江湖上并未出现第二个使风火刀法的人，所以老朽又怀疑上他。那夜到张家行凶的人，口口声声喊着除元奸，若是一般盗贼，劫财又何须找借口？总之，老朽还未查清真相，便与彦礼藏匿在这苏皖边境，以待时机。”

凌晓主道：“前辈听说过金龙会么？”

“只听过金龙令，未听说金龙会。”

“金龙令由金龙会发，张家的案是他们作的，金龙会是一个可怕的帮会……”

凌晓玉把金龙会的大致情形说了，直听得独眼枭皮怀志师徒大惊失色。

皮怀志叹道：“原来如此！看来张家的仇一时难报，只有和女侠联手，才有出头之日！”

凌晓玉把四人姓名都说了，并说了来意，请皮怀志师徒指路。

皮怀志道：“且慢，老朽师徒愿供女侠驱遣，等用过饭一起走如何？”

凌晓玉道：“彼此肩担道义，祸福与共，前辈请多多指教才是。”

皮怀志见她十分谦和，道：“老朽一生独来独往，从不依附他人，但与金龙会交手非同寻常，凌女侠当令则令，愚师徒愿附骥尾听从号令，所谓蛇无头不行，此乃老朽肺腑之言！”

凌晓玉道：“晚辈年青识浅，请前辈多加指点才是，有劳之处，晚辈自会直言相请。”

皮怀志大喜，忙叫张彦礼去做饭。

东野焜跟着张彦礼到坡的另一头，见有条小溪蜿蜒而下，不禁高兴地叫道：“有水哩，好清好清！”

凌晓玉等也坐不住了，忙往溪边来。

天气酷热，一路风尘，见了清冽的溪水如何不喜？一个个忙捧水洗脸，开心已极。

东野焜坐在石头上，洗濯从菜地拔来的菜，但不时把目光投向凌晓玉，晓玉也时时迎着他，粉面含娇，情意绵绵。

她不由发生痴想，若有一天她能救出爹娘，和东野焜到一个山水秀丽的地方安居，两人白头偕老，岂不是人生之大幸！

可是，她已成为钦探，一辈子也摆脱不掉，而且还要把东野焜也拉扯进去，这是她绝对不愿意的，因此，她只有选择另一条路，虽然冒险，但有个郎的协助，总有成功的机会。是个郎给了她勇气，给了她希望，她决不辜负他的一片深情，有道是：“我心坚，你心坚，各自心坚石也穿。”这是宋人留下的词句，自古以来有多少痴情儿女为“情”抗争，为“情”殉身！她为何不能为“情”斗他个天翻地覆，斗出一片光辉灿烂！

想到这里，她不禁热血沸腾……

东野焜洗完了菜，提着菜篮走了，一步一回眸，无限真情流露。

下流不远处，严仁君和宣如玉仍在戏水，笑得欢畅甜蜜。

不光是为了自己，还要为宣如玉、四星女，要把她们也带出绝境，让她们有自己的天地，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家……

她激动地站了起来，向东野焜跑去，她要和他一起做饭，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寸光阴。她感到他射在她身上的目光有多么灼热，甚至听到他的心在热烈地跳。

她红着脸抬头去看他，只听他轻语道：“玉妹，唐人卢照邻有两句诗。诗云：‘但令一顾重，不吝百身轻。’这正是愚兄要对玉妹说的话，你要记住。”

这两句诗的意思是，只要受到别人的看重，哪怕只有一次也罢，便不惜为他作出上百次的牺牲。

东野焜再次向她表明，她为她献出自己的性命。

她激动地点头道：“‘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’妹妹信守终身！”

东野焜高兴得还要说些什么，见严仁君、宣如玉双双跑来，只好把话咽了回去。同时张彦礼从茅屋取了腊肉出来，五人兴致勃勃地做饭，你添水，我切菜，嘻嘻哈哈。

张彦礼一年多来和师傅居于此，好不寂寞，如今有了四个年青人作伴，自是分外高兴。

一顿饭吃完，大家高高兴兴上路。

按东野焜所说的方位，皮怀志师徒带路，先沿树林南行，回归原路，再从庄院一侧悄悄绕过，走出二三里地，果然又见一片林子。

东野焜道：“到了，穿过林子就看见山洞，把马留在林子

里吧。”

众人依言进林，拴好马儿，探头看去，除了林木，不见有洞。

东野焜道：“看见林中新修的路了么？沿路走出百十丈，直通山脚，洞就在那儿。”

他在头前带路，众人鱼贯随行，不多时到了山脚，果见个大山洞在三四丈外的山崖上，像是通往地下幽冥的入口，阴森森的。

东野焜道：“洞中地形极为复杂，切记遇水而行，有水则通。上次我等误入山庄，惊动了庄内，恐怕已设哨卡，进去更要小心。我与玉妹先去，各位守候在这里，要是天亮后我们不回来，那就是被人家擒住了，各位要救我们，也得耐心等待到天黑以后，不可冒失闯进，须知庄内高手如云，一点大意不得。”

宣如玉道：“不成不成，光你二人进洞，万一生出意外，我们上哪儿找去？”

皮怀志道：“我们总共六人，分开了彼此牵挂，不如一起进洞，熟悉了路径后，再由两位去探山庄，这样大家离得近些，好照顾。”

东野焜道：“不知洞中有没有设卡，由晚辈与凌姑娘先入洞一探，再回来带路。”

皮怀志见他年轻，也不知功夫如何，有心与他们一起进洞，为的是护卫他们，再听他这般说，不便再多言，只好同意。

东野焜一跃进洞，凌晓玉随后入洞。

走出七八丈，洞中黑了起来，东野焜不放心，便向后伸出只手给晓玉，晓玉紧紧握住，禁不住耳热心跳。

又行二三丈，洞分两岔，东野焜以传音入密告诉晓玉，朝右走是个大石厅，里面有几十具棺木。晓玉说要瞧瞧棺木里装的是什么，东野焜便拉着她右拐，走出四五丈便是石厅。东野焜判知厅中无人，便从怀中取出发烛，此乃松木片，薄如纸，顶抹硫磺，在石壁一擦，便燃起火，一股硫磺味儿冲鼻，撑起一团光亮，再把一支蜡烛点着，眼前的棺木便显现出来，阴森诡秘，叫人不寒而栗。

凌晓玉紧靠着东野焜，轻声道：“好怕人，这么多棺木排在一起，是何用意，打开一具瞧瞧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？”

东野焜把蜡烛放到一具棺木上，蹲下身子去开启另一具棺木，棺盖并未钉死，拽开发现是空的。连开几具都如此，但有两具有大股硫磺味。凌晓玉说不必再看，继续往里走。

两人手牵手，肩挨肩，回到岔口，往左去。

她感到无比欣慰，有他在，她就有了依靠，哪怕婆婆功臻化境，只怕也奈何不了他。啊，上天有眼，把他这样的异人送到她跟前，她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？

一激动，她双手紧紧抱住东野焜，不走了，东野焜先是一愣，立即也紧紧抱住了她。

两人都没说话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

片刻后，凌晓玉推开东野焜，从发髻上取下一只龙凤

钗，递给他道：“这是妹妹的信物，哥哥可要收好了。”

东野焜接过收进袋中，惭愧道：“愚兄出身贫寒，无物赠给妹妹，却是奈何？”

“只要有你一颗心，胜过珠宝千万！”

东野焜灵机一动，道：“有了，请妹妹稍候。”说完摸出一片发烛，引着火点亮蜡烛。

凌晓玉不防他又燃了火，羞得一颗螭首低垂，不敢抬起来看他，不知他在忙些什么。片刻后，她才偷眼看去，只见东野焜面带微笑，正在手里捏着什么，仔细一瞧，他在摆弄黄豆，不禁诧异起来。又过一会，他笑嘻嘻把个物事递给她，竟是用黄豆粒嵌成的一颗心。他用内力把黄豆捏合在一起而不碎，足见他的内力已达收发自如的上乘境界，这使她又惊又喜。

“喏，这是哥哥的心，交给妹妹了。”他郑重其事地补充说。

凌晓玉接来嘴上亲了一下，藏进怀中，又向东野焜扑了过去，双手紧搂住他，东野焜也紧紧抱住她，激动得眼眶也湿了。

凌晓玉恋恋不舍松开了手：“走吧，哥。”

东野焜吹灭了蜡烛，深吸一口气，使自己平静下来，牵起晓玉的手，继续走去。

山洞愈走愈黑，然而他俩的心却充满光亮，尽管前面凶险无比，他们依然沉浸在温馨之中。此时此刻，他们心中只有对方，别的什么都装不下。

然而古诗有云：“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鹜尘。”这意思是，人生一世，变化很快，就像被狂风时时卷起的尘土一样无常，谁知以后会遇到什么磨难呢？凌晓玉或许心中是有数的，而东野焜却茫然无知，他对晓玉的处境还不够了然，是以只憧憬着珠联璧合的甜蜜未来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人能阻止他和凌晓玉永结同心，为了晓玉他将毁掉任何障碍，决不畏缩！所以他心境坦然，无忧无虑。

两人手挽手，柔情缱绻，如在梦中，不久便听见潺潺的流水声，便停下了脚步。

凌晓玉小声道：“该去叫他们了……”

东野焜一把将她拥在胸前，在她粉脸上亲了一下，然后小声道：“妹妹等着，我马上回来，千万别走开！”

凌晓玉被他亲得耳热心甜，羞得不敢抬头，只低声应道：“嗯，我等着……”

“我真舍不得离开妹妹一步，啊哟，我好开心，我是在梦中啊……”

“嘘，小声些，快去吧，来日方长！”

“我真想大声喊叫，我好欢喜好欢喜哪！”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你真是个大傻瓜！”

“那就再亲一下……”

“啊哟，不行不行，你快走吧。”

“我就不走，让他们等着吧！”

“噢，看你老实，却原来会耍赖！”

东野焜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把抱住她飞快亲了一口，